舌尖上的故乡

油锅里，回荡着那浓浓的乡味。

不记得是某年某月某日，倾城的第一束阳光穿过窗檐，静静地洒在房间的地板上，闪亮，耀眼。故乡那阵阵的鸡鸣声，悄悄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，起床，穿衣，走下楼梯，穿过干净却空荡的堂屋，伴随着一种奇异的味道，一种说不上臭，也说不上香的味道，来到厨房，映入眼帘的又是外婆那忙碌的身影，灰白的两鬓，略微臃肿的身体，围着一个宽大的围裙，正用一双长长的筷子，在锅里搅动着。年幼的我太矮，甚至连下巴都够不到灶台，只能踮着脚尖，眨巴着双眼，双手扒在灶台边，费力，好奇，想看清楚锅里的究竟，那一种奇特的气味弥漫在鼻尖。外婆宽大的手掌穿过我的腋下，轻轻地将我举起，锅中的热浪扑面而来，有些迷糊，有些眩晕，才渐渐看清，有块黑乎乎的，方方正正的小东西在油里翻滚着，像山坡上的石子来回滚动着。

“外婆，这是什么呀？”我把头扭向外婆，问着。

外婆宠溺地摸了摸我的头，微笑着：“这就是咱这里的特产，臭豆腐啊！”

我从没吃过也未曾见到过，只是听大人们议论过。当我端着小小的碗，拿着筷子，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望了望结满橘子的树，又低头看了看碗中的三块黑漆漆的东西，犹豫着用筷子戳了戳，有点硬。试着夹起一块，送到嘴边轻轻地咬下，一声清脆的豆腐皮破裂声，舌尖洋溢一种奇特的味道，一种令我很是喜欢的味道。外公的大黑狗似乎嗅到了什么，从不远的狗窝中跑出来，小心翼翼地跑到我身边，用鼻子向碗的方向，探了几探，我嬉笑着，夹起一块伸到他面前，他用鼻子嗅了嗅，顿时后退几步，又跑的远远的，目光充斥着一种惊慌失措。外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旁，嗔笑着拍了拍我的头。

“还调皮，还不快点吃。”她佯怒道，皱着眉。我只好傻笑着，将头埋入碗中，舌尖又充斥着那浓浓的香味。

后来的几天，我时常端着一碗臭豆腐，坐在门前的台阶上，看着院子里，橘子树欢跃的鸡群，看着躲在一旁诚惶诚恐的大黑狗，深深地恋入了那舌尖上的味道，那一种故乡特有的味道。

后来，我又离开了我的故乡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我很少再回到故乡，放学后黄昏路灯映照下昏暗的街道，看着路旁几多灯火通明的小吃店，我竟找不到我记忆深处的味道，让我迷恋的味道。背着沉重的书包，油然而生的，是一种别样的情愫。

初三那年，依旧昏暗的路灯，依旧熟恋的街道，却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卖臭豆腐的摊位，大大的手推车上，架着一个铝锅，锅中的油翻滚着，浮着几个方方正正的小东西，我很是惊异，买了一份，看着碗中躺着的它们，竟有些小，有些味道更浓了。当我时隔多年，再一次重复八九年前的一切时，舌尖居然麻木，无法重拾那种滋味。怔在街道上，灯光昏黄，只能回忆起当初外婆忙碌的身影，大黑滑稽的表情，橘子树旁，屋檐下，那别样的味道。

原来舌尖上的味道不再那么单纯，那是故乡的味道。

隐隐约约，我竟尝到了故乡的那山、那水、那情，还有那久久无法释怀的、浓浓的“乡味”。